

宋元學案

上海文瑞樓印行

榮陽學案表

呂希哲

子好問

申公子
徂徠肝江學

子切問

安定泰山百
人伊川焦伯

孫本中
別為紫微學案

人王荆公門

汪革

從子大經

人廬陵濂溪再
傳

汪革

黎確

大經
見上青溪家學

謝逸

謝邁

子栢

趙演

饒節

顏岐

孫覺

別見安定學案

李常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並榮陽講友

宋元學案卷二十三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溪馮雲濤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

榮陽學案

祖望謹案榮陽少年不名一師初學于焦千之廬陵之再傳也已而學于安定學于泰

山學于康節亦嘗學于王介甫而歸宿于程氏集益之功至廣且大然晚年又學佛則

申公家學未醇之害也要之榮陽之可以為後世師者終得力于儒述榮陽學案

侍講傳及呂氏雜志附錄原在安定學案謝山序錄別定為榮陽學案

胡程門人歐周再傳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呂希哲字原明河南人

梓材案呂氏世為東萊人自文靖公始居京師為河南人正獻公之長子也正獻相哲宗先生編

文當世之學者與伊川俱事胡安定在太學並舍年相若也其後心服伊川學問首師事之

梓材案伊洛淵源錄先生家傳畧云公始從安定胡先生環于太學後遍從孫先生復石先生介李先生觀王公安后學又言師事程先生顯及橫渠張先生載凡弟

孫先生覺李公常皆與公游第攷先生之子徂徠盱江蓋在師友之間與王荆公謂士未官

宋元學案

文瑞樓印行

而事科舉者為貧也有官矣而復事于此是僥倖富貴利達學者不由也先生聞之遂棄科舉以陰入官荆公為政將置其子雱于講官以先生有賢名欲先用之先生辭曰辱公相知久萬一從仕將不免異同則疇昔相與之意盡矣荆公乃止元祐中伊川歸洛貽書范內翰祖禹曰丞相久留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在原明爾父喪後祖禹始薦為崇政殿說書言正心誠意天下自化身不能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喻況天下乎擢右司諫累辭未獲蘇文忠戲之曰法筵龍象取當觀第一義先生曰苟不得辭當以楊畏為首以畏為文忠所厚也會紹聖黨論起出知懷州謫居和州徽宗初復官知單州召為光祿少卿直祕閣知曹州尋奪職知相州邢州奉祠流寓淮泗間日讀易一爻默坐沈思政和中卒年七十八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時覺動心數年前大病已稍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禮部尚書豐稷嘗舉先生自代詞云心與道潛湛然淵靜所居則躁人化聞風則薄夫敦

雲濠謹案豐清敏公遺事載先生建中靖國間為祕書少監時曾布不樂其在朝諷侍御史陳次升言之以為資淺望輕左遷光祿少卿時公初除禮部尚書大不平之即薦以自代云則先生之見重于清敏者深矣

呂氏雜志

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蠶以供祭服非

無良農工女以為人之所盡事親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
為人子者視于無形聽于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
可得而違也

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
惟君子小人于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慊于心矣豈有工夫點檢
他人邪

梓材謹案梨洲所錄雜志六條今移為附錄一條移入泰山學案一條

榮陽公說補

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有以百金百兩寄我者
死矣予具于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
人相讓久之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可以少媿矣人皆可以為堯舜于此知之
所在有鄉先生處則一方人自別蓋漸染使之然也人豈可不擇鄉就士

少年為學惟檢書最有益記得精便理會得子細

讀書編類語言相似作一處便見優劣是非

治人事天莫若嗇修養家以此為要術然事事保慎常令有餘持身保家安邦之道不越于此不止養生也老子之論亦當于理

惟王者為能備物惟聖人為備德

子產有數事失君子氣象如言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又曰子甯以他規我如此之類全無君子氣象

張良說漢祖詐秦卒大不類平日所為

中人以下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未之有也

學者讀書須要字字分明

梓材謹案謝山節錄本十六條今移為附錄一條移入廬陵學案二條澧水學案一條范呂諸儒一條新學畧一條

附錄

正獻居家簡重寡默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先生然教之事事循規蹈矩甫十歲祁寒盛暑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紵衣服惟謹行步出入不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經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接目

正獻倅潁州歐陽文忠通知州事焦伯強干之客文忠所嚴毅方正正獻招之為諸子師諸

予少有過差伯強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時先生方十餘歲內則正獻與申國夫人教訓之嚴外則焦師化導之篤故先生之成就德器如此

正獻常語張文潛曰此子不欺闇室

守官京師不謁臺諫遇遷轉一謁執政過此不見也

監陳留稅務章樞密質夫知縣事雅敬愛之一日語次忽相陵折先生不為動質夫笑曰誠厚德也適來相試耳

監稅時汪輔之居陳留恃才傲物獨重公橫渠聞曰是所謂蠻貊可行者也

正獻作相時弟希純已官省寺先生尚滯管庫正獻歎曰當世善士吾收拾畧盡而獨以吾故置不用命也申國夫人笑曰是亦未知其子也是子豈以功名為榮辱哉以上梨洲原本

百家謹案呂氏家教近石氏故謹厚性成又能網羅天下賢豪長者以為師友耳濡目染一洗膏粱之穢濁惜其晚年更從高僧遊盡究其道斟酌淺深而融通之曰佛氏之道與吾聖人脗合夫聖人以盡倫理為道種種相背不啻冰炭是先生子師門之旨不無差謬也

正獻廣用當世賢士人之有一善無不用也嘗以數幅紙書當世名士姓名既而失之後復見此紙則所書人悉用之矣嘗親書遺公曰當世善士無不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

張永謹案大臣事君此為第一義然只須不當使知恩自己出

除諫官累辭未獲蘇子瞻在邇英戲謂之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公笑而不荅退謂范滂夫曰若辭不獲命必以楊畏為首時畏方在言路以險詐自任頗為子瞻所厚公故及之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卻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間居日讀易一文徧攷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沈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榷得失久之方罷晚年習靜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歷陽赴單父過山陽渡橋橋壞輦人俱墜浮于水而公坐於輦上神色不動從者有溺死者時徐仲車先生積年已七十矣作我敬詩贈公曰我敬呂公以其德齒敬之愛之何時已已美哉呂公文在其中見乎外者古人之風惟賢有德神相其社何以祝公勿藥有喜

為郡令公帑多畜鯪魚諸乾物及筍乾薑乾以待賓客以減雞鴨等生命也

仙源嘗言與公為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
以上黃氏補本

或問公為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為詈何者為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是何等人若答他卻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

心亦自消也 呂氏雜志

本中問兄弟之生相去或數日或數月其為尊卑也微矣而聖人直如是分別長幼何也曰聖人重先後之序如天之四時分毫頃刻皆有次第物理自然不可見也 補

晁氏客語曰原明初作侍講劄子陳所學云人君之學不在于徧讀雜書多知小事在于正心誠意 補

紫微童蒙訓曰蔡陽公嘗榜文中子數語于家中壁上曰子之室酒不絕注日用有節禮不缺也 補

又官箴曰蔡陽公為單州凡每月所用雜物悉書之庫門買民間未嘗過此數民皆悅服 黃氏補

朱子曰呂公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養深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矣如云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則約而陋矣舉此二端可見其本末之皆病此所以流于異學而不自知其非邪而作此傳者又自有不可曉者如云雖萬物之理本末一致而必欲有為此類甚多不知是何等語又義例不明所載同時諸人或名或字非褒非貶皆不可攷至如蘇公則前字後名尤無所據豈其學無綱領故文字亦象之而然邪最後論佛學尤可駭歎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于程氏意欲直

造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肯戾之甚哉夫以其資質之粹美涵養之深厚如此疑若不叛于道而窮理不精錯謬如此流傳于世使有志於道而未知所擇者坐為所誤蓋非特秀之亂苗紫之亂朱而已也黃氏補

榮陽講友

龍學孫華老先生覺

別見安定學案

龍學李公擇先生常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榮陽家學歐周三傳

右丞呂先生好問

呂好問字舜徒榮陽先生希哲子也以陰補官坐黨人子弟廢蔡下得政諷之曰子少親我則列顯階先生笑而不答靖康元年以薦擢御史中丞先是徽宗將內禪詔解黨禁除新法而蔡京黨戚害其事莫肯行先生上疏言利害欽宗嚮納又疏蔡京過惡乞投海外削王安石王黼褻表江公望等除青苗之令章疏十上每奏對帝雖當食每使畢其說欽宗再幸金營先生實從已而金人立張邦昌以先生為事務官因說邦昌以利害使亟還政且書曰康王宜自立金人既退高宗即位先生奉太后書詣行在高宗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以恩封東萊郡侯避地卒于桂州

參史傳

雲漳謹案紫微稱先生為東萊公以其封東萊郡侯也又案呂氏世居東萊紫微當日並稱東萊先生其從孫伯恭亦稱東萊先生祖孫往往牽混學者不可不知

縣令呂先生切問

呂切問字舜從東萊公之弟也于紫微為仲父守官會稽或譏其不求知者先生對曰勤于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紫微童蒙訓述之曰此語甚好補

附錄

紫微曰叔父舜從既與東萊公從當世賢士大夫遊嘗訓子弟曰某幸從賢士大夫遊過相與重然某自有所為才免禽獸之行而已未能便合人之理也何得過相與邪前輩自警如此

梓材謹案先生兄弟嚴事李君行田明之田誠伯諸先生詳見安定學案范呂諸儒學案呂范諸儒學案所謂從當世賢士大夫遊者可見矣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

別為紫微學案

滎陽門人

教授汪青溪先生革

汪革字信民臨川人也紹聖四年進士官楚州教授呂侍講原明方居符離先生從之學稱高弟侍講嘗曰黃憲茅容之傳也分教長沙張侍郎舜民在焉相與講學極契蔡京當國召為宗正博士力辭不就曰吾不能附名不臣傳復為楚州教授以卒年止四十侍講為志其

暮晷景迂有詞哀之先生篤實剛直惜不免墮于禪學則侍講之所夾雜也故其詩云富貴空中花文章水上癭要知真實地惟有華嚴境不得入聖人之室矣然其言云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固名言也學者稱為青溪先生雲濠案青溪一作清溪有論語直解青溪集謝逸與弟邁皆學于侍講當事以八行薦無逸力辭兄弟終身老死布衣其高節蓋得侍講之力信民貽之詩曰新年更勵於陵操妻子同鉏五畝蔬蓋不當唯以詞人目之以下補

附錄

呂紫微曰汪信民政和間諸公熟聞其名除國博欲漸用之竟辭不受謝無逸以八行薦堅卻之諸公皆卓然自立不愧古人邇來流俗不復以為貴矣

材料謹案童蒙訓是條先言夏侯文旄唐文恕范文正平劉文政臨兄弟而卒以諸公云云今各載入學案不贅

推官汪歸愚先生革

汪革字叔野青溪先生革弟也方游于侍講之門學行亞于其兄以詩名為洪州推官其所著曰歸愚集

雲濠謹案休甯有汪布衣與先生同名字叔耕為朱子講學之友

知州黎先生確

黎確字介然口口人也官至吏部侍郎龍圖閣待制知漳州崇甯間汪信民革饒德操節與

先生游宿州呂侍講原明在焉皆往受學時頗賦詩詆及時事侍講不以為然會侍講病先生輩朝夕侍疾既愈侍講為作麥熟縑絲等曲歌詠當世以諷止先生輩諸人得詩皆慙懼詣侍講引咎因和其詩不欲作前語時謂其師弟之間雍容感發有儒者氣象侍象之孫居仁稱先生特立勁氣如鐵石云

徵君謝溪堂先生逸

謝竹友先生邁合傳

謝逸字無逸臨川人也學者稱為溪堂先生少孤博學工文詞而操履峻潔與汪信民為學侶故得從呂侍講原明之門再舉進士不第遂不仕山谷嘗曰斯人在館閣又何減于晁張而李商老謂其文步趨劉向韓愈則世之僅以詩稱先生者尚方隅之見也然先生亦并不僅以文侍講之孫居仁嘗曰無逸兄弟終身勵行在崇觀間一無所污八行之薦力辭不赴劉後村亦嘗曰韓子蒼輩以詩得貴顯而二謝終身布衣不可及也斯其所以為侍講之弟子與先生所著有春秋廣微樵談溪堂集

雲濠案四庫書目溪堂集十卷

弟邁字幼槃同學子侍講與凡齊

名居仁稱其詩曰無逸似康樂幼槃似元暉有竹友集

雲濠案陳直齋書錄解題竹友集十卷

趙先生演附子栢

趙演字仲長汝漢人也呂侍講原明之壻從侍講學侍講之謫符離也先生時時來省事侍

講如嚴父疾病則執藥牀下屏氣兀立終日侍講命之去始去先生謹厚篤實動法古人侍講之子好問曰今世人之所言者趙文口中從未有此也侍講之孫本中曰先正獻公嚴重清靜出于天性范內翰淳夫公之壻酷似公而仲長亦似之先生子栢字才仲時稱其詩與蘇過齊名而文學柳州世其學

饒德操節

饒節字德操臨川人從學呂侍講以不合于曾布毅然棄去亦甚豎風節及其末路遂為縋衣則可駭矣甚至貽呂居仁詩勸以胡牀趺坐專意學道何其謬也

侍郎顏夷仲岐

顏岐字夷仲魯人祭酒復之子也嘗從滎陽學故與紫微善累官門下侍郎阻李忠定之入相則有媿于師門矣然紫微與之通問終身不絕

附錄

呂舍人官箴曰予嘗為泰州獄掾顏夷仲以書勸予治獄次第每一事寫一幅相戒如夏月取罪人早間在西廊晚間在東廊以避日色之類又如獄中遣人勾追之類必使之畢此事不可更別遣人恐其受賂已足不肯畢事也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使之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之其不聽者少矣

青溪家學 歐周四傳

汪先生大經

汪大經字滄夫青溪先生從子也能傳其家學又以溪堂謝氏為師博學多聞著臨川耆舊傳

溪堂門人

汪先生大經 見上青溪家學

宋元學案卷二十三終

